

如何以「我渣了个上神，此刻正在被追杀」为开头写一篇文章？

我渣了一个上神，此刻正在被追杀。

我一身酸乏，衣衫不整，已足足被追了七天七夜，却不敢有片刻的停歇，稍有松懈便会为他的剑气所伤。

唉，意识不清之际睡了我这么一个男子，也难怪他要生气。

醒来后我见他脸色不好，一双眼睛冷得掉冰碴，夹杂着三分震怒三分沉痛四分不可思议，我扶着嘎吱作响的老腰腼腆一笑，刚想说自己其实是女子，只是吃了阴阳转还丹，方才看上去是个男子模样.....

结果这厮连个解释的机会都不给，便要拿剑砍了我。

我见大事不妙，连忙跑了。

我被他翻来覆去折腾了一夜，弄得元气大伤，如今又疲于奔命，当真是欲哭无泪。

怪我，怪我贪图他身上的玄清之气，蓄意接近他，讨好他，为此兢兢业业奋斗了数百年，方才换得他的一点垂怜。

本来一千年的同袍之情，他已将我视为至交知己，我大可顺顺当当待在他身边蹭灵气吸，却不想.....

一、

数千年前，我本是一株伴生在元复神君身旁的芦荟，修成人身后却苦于仙根不全只得做一个法力低微的散仙，那些个妖怪精灵俱不把我放在眼里，动辄调笑戏弄于我，弄得我十分憋屈，立志要做一个体体面面的上仙。

直到我又遇到元复神君。

彼时他正与山主喝茶，眉目疏淡，一袭紫袍清逸出尘，是我心目中天界上神的绝佳范本，周身满溢的玄清之气使我心旷神怡，宛若久旱逢甘霖，恨不得扑倒他吸个饱。

我乃是个十分聪慧的仙子，自然懂得徐徐图之、方能长久的道理。于是咽着口水按捺住自己，拘谨地福了福身子，学着去凡间茶楼听戏时，戏中女子献身的口吻，娇嗲嗲地道：「阿荟仰慕上神风姿已久，如今得见，更是情难自禁。此生惟愿留在上神身边做个任劳任怨的侍女，且不要什么月俸，只要能跟随、侍奉上神就好。」

我说得情真意切，元复却头也不抬，只淡漠道，他不喜女子侍奉，更不喜女子近身。

噢。

我悟了。

他不喜女子近身，那我就当男子好了。

正好他师父陆压道君门下不收女弟子，我便想了个法子变作男儿身，拿着娘亲留下的信物拜入他师父座下，成了他的师弟。

初初为了接近他，我付出了常人不可及的努力和厚脸皮。

我送去一盏茶，他说不必。

我高高兴兴地「诶」一声，换了龙井、观音、毛尖、碧螺春等数十种上等香茗在他桌上。

最后一次，我送来了蛇酒。

神君抬头看我一眼。

然后我便被他一掌拍了出去，且下了结界不许我进入。

是我太冒进了，忘了上神真身是一条龙，与蛇乃是近亲。

看见亲戚泡在酒里，心情怎么样也不会太好。

我反思一阵，决定从他的喜好下手。

他有只灵宠，是只刺猬，喜欢吃南山的灵果，我每日清晨吭哧吭哧爬到山顶，采摘来最新鲜的红果装满它背上的刺。

畜生的心思到底比人好捉摸，它很快就和我打成一片，连神君叫它回去都依依不舍，除了我与我的红果，茶饭不思。

由此，我有了重新进入神君寝殿的机会，又花了几百年，经历过一番患难与共，生死相依，终于被他当作了自己人看待。

神君这个人性情冷漠，不近人情，又颇为刻薄，活了几万年也没见有几个朋友。若非他长得好看，周身又充盈着玄清之气，我早就.....

虽这般想着，只要元复看我一眼，我便熟练地将满腹憋屈换作一个灿烂的笑脸。

唉，成为上仙的路途充满着坎坷与累，也许这就是上天对我的考验吧。

七日前，他在下界不慎中了蜘蛛仙的媚毒，我匆匆赶到洞穴中救他，他神智稍一清醒，立刻一剑诛灭了那以貌美闻名的绝色仙子，可如此一来，就只剩我二人被关在一处了。

就在我感慨他下手真狠，一点也不怜香惜玉的时候，元复看我的眼神渐渐变得蒙眬，他执着滴血的长剑走来，揽住我的腰将我拥进怀里。

稍做停顿，他低头吻了我，大掌在我腰间游移，我本想喊醒他，可他力气那般大，我丝毫撼动不得，推了推反倒叫他搂得更紧了。

元复的唇舌在我口中缠绵，交融，他吻得极具侵略性，与平常冷静自持的模样大为不同。叫我渐渐也变得有些奇怪，身子热热的，麻麻的，一股燥意随着他的抚触流入四肢百骸。

他将我压在石床上，一使力，撕开了我的衣襟。

「啊这.....」我欲起身。

目光定在我袒露的胸脯上，元复的眸子沉了沉。

我低头看见白腻腻的一片，心中一惊。

原来这具身体动了情，便会变回原来的模样。

二、

蜘蛛仙知晓元复修为高深，用的是世间最凶狠霸道的灸阳散，强横如元复都差点着了她的道。

我努力念着清心咒，却被元复不耐地在肩头咬了一口，「闭嘴。」

我疼哭了。

不是因为他咬我肩膀。

谁知到了第二日早上我又自动变为了男子，醒后元复看见我一马平川的胸膛上遍布的斑驳吻痕，竟翻脸不认人，执剑要杀我。

我实在逃不动了，偷偷将灵力灌入腰间的传音铃，想要向师父呼救。

许是分神了，我不慎一头撞到前方的一棵大树上，霎时间眼前一黑，撞得我七荤八素的。

元复一步步朝我逼近，煞气凌人。

见他一副被人夺了清白的幽怨模样，我恍然大悟，捂着额头意图和他解释，「昨夜非是我上的你，乃是你压的我，师兄实则也不算吃亏，大可不必如此动气。」

我都说得这般清楚了，谁知元复的脸色非但没有半分好转，还黑了一黑，他挥手在我身后布下一道结界，依旧执剑朝我走来。

我退无可退，禁不住悲从中来，看来他是不愿承认与我有过那么一段，执意要杀了我雪耻。

「好说也做过兄弟，一千年的交情，师兄就当真这般厌憎我吗？」被抵在树上，我努力打亲情牌，「昨夜你睡了我的事情，我绝对不会说出去的。」

我竖起三根手指发誓，力图用真诚又友善的眼神打动他。

话音方落，腰间的传音铃中忽然传出师父略显犹豫的声音，「小五，你方才说什么？」

我：「……」

瞧见元复陡然阴沉的脸色，我抖了抖，大喝一声，「紫檀！」

紫檀是他灵宠的名字。

小刺猬从他怀中一跃而出，眨眼间便钻到了树冠里。

他微微抬头，我趁机将他扑倒在地，离得近了，鼻尖相抵，呼吸冲撞，他一僵，眼中划过愣怔。

趁着他晃神的工夫，我将定身符贴在他额头上，这是师父留给我在万不得已时保命的东西，没想到第一个用到的人竟然是他。

元复面颊微红，也不知是恼怒还是羞愤。

今日的我当真是胆大得很，知晓他不喜人触碰，历来我都本分得很，规规矩矩地，何曾敢像这样骑在他身上。

也就是昨晚.....

算了，不想了。

我摇摇头，把脑海中羞耻的画面驱散，解下腰间的传音铃放在他身上，「师父保重，小五要走了，大抵以后.....都不会再回去了。」

元复身侧的手紧握成拳，死死瞪着我。

我怕时间久了他会冲开符咒，连忙爬起来跑路。

虽然勉强保住了小命，可我心中十分悲伤。

事到如今，我与元复多半是要老死不相往来了。

再过五百年.....再过五百年，我的仙根便可复原，我就能当上上仙了。

多年努力功亏一篑，我沮丧的好几天没吃下饭。

在人间游荡了数月，我又被捉了回去。

彼时师父面目冷肃地站在因果天机轮盘前，眉头紧蹙，倒是司命老儿和气得很，乐呵呵地朝我迎来，「这便是叶萃小友吧。」

他眯起眼睛上下打量我一阵，点点头道：「嗯，的确生得唇红齿白，清秀可人。虽是个少年，比之那九重天上仙娥天妃来也是不差的，难怪元复要动心。」

我：？

拿我一个男的跟群仙子比，不大合适吧。

我刚欲开口解释，就听师父陆压道君道，元复为心魔所困，动摇道心，被打入凡间历劫去了。

至于他的心魔，便是我。

他对我本是同门之谊，兄弟之情，却阴差阳错有了鱼水之欢，恼恨、憎恶与情谊两相冲撞，叫他生出心魔，若不及时干预，

怕是会酿成大祸。

司命说，元复此番会为执念所困，皆因他此前从未动过七情六欲。既是因我而起，便派我一同入下界，在一旁督导规劝，助他早日参破情劫，化解心魔，重归神位。

见我略有些犹豫，司命和蔼地说，若是我成功渡得神君归位，亦可算作功德一件，届时他会在我的因果簿上重重添一笔，还愁不能飞升上仙吗？

「元复神君平日里待我那般好，我怎么能眼睁睁看着他受难不管呢？」

我严肃地说完，旋即就慷慨就义了。

三、

「愣着干什么，还不快去为陛下脱靴。」公公在我脑门上敲了一记，我回过神，连忙弓着身子去到元复近前。

司命为元复所书的命格，乃是一位人间帝王，年少登基，生性寡薄凉淡。他坐上皇位的第三日太后便病重了，咽气前一直央求着想见他一面，彼时他就负手站在大殿外，听着殿内一声声的哀哭呼唤，一步未动。

据宫中的老人言，造成二人母子离心的原因，是陛下十四岁时，自幼贴身照料他的宫女，为了护他被皇后仗责处死了。

他便这般寡欲无求地活了二十年，直至后来，他遇见了一个叫他魂牵梦绕的女子，为她尝尽怨憎会、爱别离、求不得之苦，

最终参悟人心五毒，得修大道。

那个宫女，不才正是鄙人女装扮的。

而他二十岁时遇到的女子，则是西海的一位仙子。

被皇后打死后，我满心以为可以功成身退，在天上好吃好喝了几日，结果司命告诉我，元复命格有变数，且十分凶险，命我继续下凡辅助他与那位蚌珠仙子历劫。

我还没来得及拒绝，就被他以事态紧急为由将我踹了下去。

于是这次我成了一个小太监。

甫一见面就要伺候他洗脚，我内心是很不情愿的，可我又有办法呢。

将那两只明黄色的龙靴脱下，幸好元复的一双脚生得十分好看，用玉骨冰肌形容也不过分。

「你盯着朕的脚做什么？」元复问。

我试图用纯洁又无辜的眼神回答他。

元复蹙眉，「你在憋气？」

听出这是要动怒的前兆，我闷闷地呼出口气，忙不迭地解释道：「没有，奴才只是在想这水温……热不热……」

他眸光微沉，「你是嫌朕的脚臭？」

没法子，我深呼一口气，挤出一个笑脸道：「陛下的脚，是奴才见过最香的。」

他睨了我一眼，这才放过我，拿布擦干净脚上的水，上床歇息去了。

我在门外晒着月亮守第一班夜，心里想着几年不见，再遇时他已长成了一个蕴藉不露、寡言内敛的青年。

都成青年了，怎么还一个人睡呢，后宫的妃子都去哪了。

幸亏当年死得早，不然等他长大了，我就得给他暖床了，听闻这些权贵子弟的第一个女人便是他们的贴身侍婢。

第二日清晨，伺候完元复洗漱，早朝过后我便在等妃子来给他请安，等到日上三竿昏昏欲睡，没等来嫔妃，却等来了凌王。

他来此，是为与元复商议西凉和亲一事。

我眼前一亮，西凉公主，那不是元复此世的真爱吗？

走之前，凌王似笑非笑地瞥我一眼，这一眼看得我后背一凉，将头埋得更低了些。

司命此回为我安排的身份，乃是凌王安插在皇帝身边的一个心腹，每日最主要的任务就是给元复下慢性毒药，神不知鬼不觉地搞垮他的神智与健康，力求让他活不过三十岁。

凌王方才那一眼，是在提醒我，还有重病的弟弟在他手上。

「侍君是吗？」元复唤我，「磨墨。」

「是。」

望着伏案批阅奏折的小皇帝，转眼六年过去了，如今的他行事沉稳，英明睿智，再不会成日关心人家宫女长没长胸，我心中甚是欣慰。

不多一会儿，御膳房送来了几样糕点，其中就有我最爱的豌豆黄，嗅到那香味儿，我腹中馋虫大动，禁不住咽了咽口水。

「你喜欢这个？」元复两指间捏着一块豌豆黄，不知怎么注意到了我垂涎的目光，「那便赏给你了。」

我弓着身子双手接过，含在嘴里内心很是感动，元复除了记性不大好，强拿我做了解药还翻脸不认人之外，其他时候待我还是十分和善的。

我吃得正开心，元复不知何时站了起来，抬起我的下巴微微蹙眉，「你这双眼睛……」

怎么了？我眨眨眼。

嫌我眼睛难看吗。

「今年几岁？」他问。

「两千……」我脱口而出，差点咬掉自己的舌头，「十六。」

他望了眼我的头顶，「那的确矮了些。」

过去在师父那儿，他便时常揶揄我的身高。

服下阴阳转还丹后，我虽看上去是个男子模样，但骨骼容貌却是不变的，师兄弟们经常捏着我的胳膊说细胳膊细腿的不抗揍打不了架。

只有师父安慰我，以后没事不要下山就好了，在山上没人敢欺负我。

我：.....

神仙打架靠的难道不是法宝和修为吗？元复生着一副弱不禁风的白面小生模样，放眼六界还不是人人畏之？

在天界就算了，没想到下了凡还要遭宫女调戏，去为元复泡盖茶的工夫，三两个宫女将我围作一圈，摸着我的脸和手笑嘻嘻地说：「瞧这细皮嫩肉的，这小手软绵绵的，还不如我们大呢.....」

「侍君，过来。」远远地，元复站在廊下唤我。

宫女们立刻松了手，诚惶诚恐地跪下行礼。

我如蒙大赦，连忙跟在他身后。

当贴身太监还是十分快活的，元复待下人不错，经常会留一些吃食给我。

虽然后面往往还会接一句，「多吃点，省得个头才到朕肩膀，与你说个话还得低着头。」

总管公公见皇上喜欢我，便将一千近身伺候之事通通交托给了我。

就比如沐浴更衣。

元复从浴池中站起，他不喜洗个澡还得一群人围观，是以整个殿内就只得我一个人。

我匆匆瞥见水雾缭绕中一双长腿朝我走来，忙闭上眼睛不敢再看，哆嗦着手将衣袍撑开。

却听元复道：「你闭着眼睛如何为朕穿衣？」

皇命难违，我不得已睁开眼，视线不受控制地向下，又瞧见了那根形状色泽颇为熟悉之物。

他自然也发觉了我的注视，「怎么了？」

我半天才憋出两个字，「羡慕。」

总不能说嫌弃吧，不然又像洗脚一样找我麻烦让我看个仔细怎么办。

元复微微挑眉，倒也颇为理解我的心情，毕竟我是个身体残缺的太监。

在他身边待了几天，我发现宫里是真的没有妃子。

连伺候他洗澡的都是太监，还能有什么前途呢？

难道上一世的事情对今世的他仍有影响？所以才不近女色。

我对元国皇族的未来忧心忡忡，同时热切期盼着西凉公主的到来。

四、

皇帝待我越发亲近，见我守夜时恹恹欲睡，非但没有责怪，甚至许我在一旁的耳房小憩。

醒来时，我看着身上的披风受宠若惊。

这一幕正是凌王所乐见的，他送来了弟弟亲笔信，说他在府上过得很好，吃喝不愁，病也好了许多，已是能下床走路了，让我不必挂念，好好为凌王做事。

我心里沉甸甸的。

望着手中的一小包药粉，我几经犹豫，还是下在了茶水里。

元复毫无防备地喝了下去，转身摸了摸我的头，「怎的天天吃得这般多，也不见长高。」

又过了数月，元复在将军府的寿宴上遇刺了。

反正早晚都是要死的，我没多想便冲上去为他挡住了舞姬刺来的匕首，元复面上骤寒。拔出身旁侍卫的长剑反制住了刺客。

刺客恨恨瞪我一眼，咬破口中的毒药，自尽了。

我原以为我又要死了，一刀正中心口，任谁来看都活不成。

谁知司命说我使命在身，不可临阵脱逃，生生将我的心脏右移了三寸，又叫我活了过来。

醒后我成了皇上的救命恩人，元复守在床头亲自喂我喝药，知道我怕苦，每喝一口就喂我吃一个豌豆黄。

他眉头紧蹙，看上去比我这个伤患还要难受。

我深知此时表忠心有奇效，用暗哑的嗓子磕磕巴巴地道：「奴才.....奴才愿为陛下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。」

他笑了笑，抹去我嘴角的药汁。

见他心情好，我趁机道：「奴才有个不情之请.....」

「说。」

「以后可以换成宫女伺候您沐浴吗？」我大力举荐，「像莲儿、明蕊，她们身上香喷喷、滑嫩嫩的，长得也好看，比奴才强多了.....」

元复又舀起一勺药汁，轻飘飘地道：「不可。」

于是我就没有豌豆黄吃了。

五、

那晚的刺客，果不其然是凌王的人。

校场内，烈日炙热，他正与些个王公贵族们比箭，箭靶是活生生的人，死囚、奴才，还有我的弟弟。

他头顶着一颗梨，瘦弱的身躯在明晃晃的日头下摇摇欲坠，见了我干皱苍白的唇微微翕动着，满脸的惶恐与哀求。

凌王从一旁的箭筒内抽出一支黑羽箭，闲适地搭在箭弦上。他看那些人与看些猫猫狗狗的小玩意儿无甚区别，都不过是他闲时拿来逗乐的消遣罢了。

我知他这是在告诫我，告诫我坏了他的是何等下场。

我见那小孩儿实在太过可怜，便在他拉弓之前走了过去，把梨放在了自己头上。

小孩儿吃了一惊，张了张口想说些什么，被我使了个眼神止住了。

凌王眸中掠过一抹异色，随即勾唇，用极缓慢的动作拉开弓箭。

我知他这是想吓唬我，故而配合地红了眼眶，哆嗦起来。

有个死囚被一箭射穿了脖子，他旁边的太监吓得尿了裤子。

小孩儿昏了过去，不知是害怕还是中暑，我正欲搀他，忽而被一人拦腰抱住，夹在腋下带离了校场。

那人健步如飞，寻到个院落便将我往红柱上一压，阴冷道：
「你就当真不怕我杀了你吗.....」

我立刻进入状态，挤出几滴眼泪，「奴才知罪，只愿王爷放过奴才的弟弟……」

「……知道我为什么选你吗？」他沉沉睨了我半晌，低头朝我凑来，声音放得愈轻，「因为你这双眼睛，同那个宫女一模一样……」

说眼睛就说眼睛，你摸我腰做什么。

「果真是个阉人，这把小腰比寻常女子还要纤柔……」他低声嘲弄我，眼中笑意扎人得很。

我此刻是个男子，被人吃了豆腐也不敢吱声，着实有些憋屈。若非凡人命脆得很，又顾忌着神君历劫的质量，我非得一掌拍在他脑门上……

太过分了，还捏我屁股，大掌一路向下……

「你们在做什么？」

是皇上。

凌王将手从我大腿上收了回来，若无其事地挪到一边，「臣弟怀疑他拾了臣弟的玉佩，他又不肯承认，故而想搜一搜身……」

「可搜到了什么？」

「不曾。」凌王抚了抚袖子，「该是臣弟弄错了。」

元复望着我。

我知他在等我说话，可是我什么都未说。

小孩儿所谓的重病，实则是凌王为牵制我在他身上下了药，若有一日得不到解药，就会毒发身死。

我不敢冒险。

五、

「他碰了你哪里？」

凌王走后，元复问。

我不好意思说他摸我屁股，就指了指自己的腰和袖子这些比较容易藏东西的地方。

元复望着我的臀部若有所思。

片刻又望着我的脸若有所思。

我莫名有些心虚，接下来的一整日都安静得很，默默研墨奉茶，只等伺候完他洗漱就开溜。

元复身着白色里衣坐在榻上，昏黄的烛火下颜如冠玉，他捧着一本书在读，我不敢打扰他，弓着身子往后退，却听他道：
「伤可痊愈了？」

「.....劳皇上挂心，已经好透了。」

他放下书，「衣裳解了，朕看看。」

我愣了一下，有些犹豫，「这.....」

「有何不妥吗？」

我咬咬牙，想着他也不是没看过，衣领一拉，将左胸的那道刀疤展露在他面前。

他的视线落在我裸露的肌肤上，逗留半晌，道：「离朕那么远，如何看得清？」

我磨磨蹭蹭地走过去，他遽然张臂一揽将我送到床上，随后脱了我的靴子，一同躺上来将我拥在怀里。

元复温热的呼吸扑打在我后颈上，酥酥麻麻的，叫我浑身僵硬。

他怀抱着我，就如怀抱着一只宠物。

「侍君身上怎么一股奶香。」他贴近我，身子滚烫。

我心口乱跳，又要结巴了，「奴、奴才也不知.....」

「朕已许多年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了.....」他叹息一声，将下颌搭在我发心，不再开口。

确认他真的睡了过去，并无其他念头，我方才松懈下来。

若非知道神君厌恶此道，与男人睡过一回便要道心不稳走火入魔，我当真要以为他有断袖之癖了。

第二日元复醒来，眸色清亮不同以往，连心情都好了许多，下了朝回来仍携着笑意。他是神清气爽了，我可是一整晚没睡着，眼眶乌青乌青的。

许是发觉抱着我比较踏实，日后他寻机便要抱着我同睡，且还赐了他御用的浴池给我，嘱咐我将身子洗干净些，莫污了他的龙床。

我从一开始的忐忑不安，到后来的面无表情。

难道他当真喜欢男子吗？软玉温香的女子不抱，非得抱我一个太监。

我十分发愁。

其实喜欢男子也没有什么，只要神君高兴就好，莫要违抗本性，将自己逼出心魔。

有臣子揣摩圣意，奉上了几本历代经典春宫图，其中就有龙阳之好分桃之乐，被元复随手翻看几下弃如敝履，并责令谁敢再把此类物品带进宫就把他脑袋砍了。

他蹙着眉，眼中有那种属于直男的，不加掩饰的反感与嫌恶。

我彻底放下心来。

兴许他只是从我身上寻到了娘亲的味道呢，毕竟我待他这般温柔慈爱。

千盼万盼，蚌珠仙子所化的西凉公主终于进宫了。

六、

元复立在大殿前，黎明的清辉洒落在红墙绿瓦上，他微微抬眸，望着宫门那头身着华丽嫁裳的女子款款走来。

这便是他与那女子的宿命相见。

我在一旁搓着手，眼睛来来回回在他们身上兜圈，心情荡漾得脸都红了。

按司命的小本子上所写，元复对这位貌美倾城的西凉公主一见倾心，宠冠后宫，公主冰封的心渐渐被他的俊美和富有打动，二人本可成就一番佳话，奈何公主三年无子，朝中催促皇上扩充后宫开枝散叶的声音愈来愈大，连番的奏折从建国老臣手中递上来，番人女子不可为后，东宫嫡子需得是汉人血统.....

凌王便趁此时机从中作梗，说出了元复当年引得西凉王室自相残杀，她的几个哥哥为了王位兵戎相见，弑父杀兄，使得西凉内乱不断，元气大伤，无力抵抗外敌，不得不将公主送来和亲的谋划与计策。

公主得知真相正值伤心迷茫之际，一转脸却得知了元复纳丞相之女为妃的消息.....

故事的最终，凌王领军逼宫，公主一袭红衣如初嫁那般明烈娇艳，一剑刺入了元复的胸膛，元复用最后一丝气力握住她的手，说我早知如此。二人相拥着死在王座下，成了一对喋血鸳鸯。

虽是结局不大圆满，但经历过此番磋磨波折，于元复神君日后的修行，定然大有裨益。

公主优雅而不失大家风范地行了一礼，元复亲切地将她搀起，二人相视一笑。

我欣慰极了。

然而之后的半个月，两人各据一宫，相安无事。

我：「？」

虽然命中无子，但也不能不过夫妻生活啊。

苦苦守候了数日，元复终于打算去往栖凤宫看望公主，命我带着一盒南洋白珠先行前去。

我去的时候，公主方才沐浴完毕，松垮垮地披着一件外衫在同侍女说笑。

为何要大白天洗澡呢，是嫌夜里看不清洗不干净吗？

我被大白腿晃得眼晕，不好意思多看，匆匆回了话就想撤。

公主按住我的肩膀，打开木盒轻笑起来，「这珍珠好美，多谢陛下赏赐。喏，阿兰，为小公公奉茶。」

「不必.....」

「坐吧。」

公主瞧着身娇体柔，实则却十分孔武有力，一下子就把我按凳子上去了。

她低头瞧了瞧我，突然眼前一亮。

「小公公生得好生俊俏.....」她坐在我的大腿上，在我耳边吹了口气，「这眉眼、这唇，连皇上都及不上你。」

我何曾有过这等艳福，被逗得那是面红耳赤，心跳加速，「公主谬赞了，皇上龙威燕颌，英明神武.....」

「叫本宫小柔就好。」她笑盈盈的，微敞的衣领秀出几分风光。

我咽了咽口水，「娘娘不要.....」

元复背着光走来，恰好便撞见了这一幕，他面色铁青，「放肆！」

我吓得连忙趴跪在地上，两股战战，「皇上误会了，奴才与小柔.....啊不对，奴才与娘娘.....」

他行至我身侧，冷冷望着我。

我百口莫辩，心知自己小命难保，不由大悲。

元复沉着脸将我领了回去。

虽然快要死了，我仍不忘履行自己的职责，在元复面前夸奖了公主，顺便表达对美好爱情的无限向往，希望能给他一点启

发。

他翻看奏折，顺手喂了我一块糕点，「你喜欢那女子？」

「奴才不敢，奴才残缺之人，哪敢肖想男女之情。」

「是吗。」他若有所思，瞧向我下身，竟将手伸了过来。

这还得了！

我吓得往后一蹦。

七、

一手抓了个空，元复站起身，朝我欺近。

他、他怎么能这样呢？

我上身变了，可是下身没变啊。

可是下身没变不是正好吗？反正他又摸不出个什么。

就在我犹豫纠结的当口，元复从榻上抓起一套宫女的衣服丢在我身上。

「既然都觉得你像女子，那就穿上女子的衣裳看看。」

「士可杀不可辱，我堂堂七尺男儿怎能.....」

「七尺？」他往我面前迈了一步，结结实实地将我笼罩进他的阴影里，「朕竟不知，你何时长到了七尺。」

我沉默了。

「是你自己换，还是朕亲自替你换？」

我倍感憋屈地抬头望他一眼，「.....奴才自己来。」

我解开腰带，脱下外袍，察觉那道在我胸腹、臀、腰上四处游移的视线，禁不住顿了顿，「皇上可否回避下？」

他微微挑眉，转身回到案前继续批阅奏折。

将那身熟悉的宫装套上，我回忆了一下之前当宫女时的经验，柔柔地行了一礼，「陛下，奴才换好了。」

元复抬头，目光落在我身上。

原来当宫女的好处比太监多。

就寝前，元复不再让我替他沐足了，甚至在我触碰到他脚背时僵了一僵，拨开我的手让我去一旁站着。

上榻后他也不再硬要抱着我睡觉了，十分规矩地平躺在一旁，醒来发现我抢了他大半的龙被都没说什么。

昨夜下了场雨，院中的梨花落了一地，我望着出了会儿神，也没想什么，单纯没睡醒。不多久就有太监拿着几枝花形尚好的梨花到我面前，说是陛下命他们折来给我的。

走着走着，我身上掉下来一颗金锭，那是我的私人小金库，攒给宫外的弟弟将来娶媳妇用的，我匆忙拾起揣在腰间，忐忑地等着元复问责。

果真，他向我伸出手。

我讪讪地去摘腰间的荷包，准备全部充公，却被他捏住手指，「手怎么这么冰？」

他顺势牵起我的手，继续往御花园中走去。

陛下怎么开始做人了？

近日他与我说话时，总是微微含笑，连语气都不似从前冷漠了。

我才发现，元复笑起来颊边有枚小梨涡。

看得久了，人都要醉了。

只是这般拖延下去，元复何时才能渡过情劫呢？

「侍君，栖凤宫的曦妃娘娘说上次吓着你了，特意让我送些西凉特产来给你赔罪。」

在门外候着，有相熟的太监笑吟吟地递了盒吃食给我，紧接着又从袖中掏出一颗夜明珠，「这也是曦妃娘娘赏你的。」

我推拒道：「我不用.....」

小太监啧啧两声，直接将珠子塞进我胸口，「曦妃娘娘之命，你也敢违抗？」

元复挡住他的手，将我护到身后，寒着脸望向他，「你做什么？」

小太监怔了怔，冷汗瞬间下来了，连忙跪在地上磕头。

元复将珠子拿在手里看了看，连同吃食一起交给了总管公公，「送回给曦妃。」

我有些不安，「皇上不会责怪娘娘吧。」

「看在她兄长的面子上，暂且不会。」

我听出些不对，「……皇上不喜欢娘娘吗？」

元复冷笑，「朕为何要喜欢她？」

「……」

元复问我，怎么愁容满面的？

呵呵，我没有立刻去死已经很乐观很积极向上上了。

八、

凌王找到我，要我在元复的饮食里加大下药的剂量。

看来是公主那条线出了偏差，致使凌王逼宫提前了。

我看到他掩藏在玩世不恭笑意下的野心，和殊死一搏的决绝。

为了这一日，他俨然已谋划了数年，

皇后早年丧子，坏了身子，之后再无所出。母妃为了让他在夺嫡之争中胜过其他人，在他三岁时咬牙将他送去了皇后宫中，忍着不去见他。

偶有见面的机会，也是伴在皇后身侧，他思念娘亲，噙着泪跑过去想钻进她怀中，被却她凌厉地瞪了一眼，满脸堆笑地将他推回皇后身边，说皇后教子有方，如今得见，她甚是放心。

为数不多的几次相聚，母妃总是在他耳边如赌咒一般反复叮嘱：一定要登上皇位，成为整个大元的主人，如此才可以将她多年的委屈怨恨尽数奉还给那些人。只有做了皇帝，才无人敢踩在你头上，才能得到你想要的一切。

为了讨好皇后，为了赢得父皇的欢心，他刻苦研习，小到诗书绘画，大到治国韬略，功课、骑射样样皆是上乘。将自己藏在一张完美的面具下，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，如履薄冰。

可尽管他已这般努力，父皇还是将皇位传给了元复。

他的好弟弟。

母妃在得知圣旨的那一刻气血攻心，捂着胸口倒在冷宫的地面上，死后仍未合眼。

他永远记得那一幕，从那时起，他便决定，此生无论付出何种代价，都要坐上那个位子。

我与弟弟都是被他收养长大的。

我们本是淮南一带因饥荒逃难至京城的孤儿，是他丢给了我一个馒头，将我本欲垂死的弟弟救了回来。之后我们便进了王府，他教会我识字、医理，后来元复身边的那个宫女死了，他便以我弟弟的性命威逼，让我进宫做了太监，做了他暗藏在元复身边的一把刀。

而弟弟什么都不知，在他心中，凌王是我们兄弟命中的贵人。在他染上重疾之后都未曾将他赶出府，还花费重金救治他，他是我们的恩人，我应当好生报答。

凌王说：「你的命是我给的，理应为我所用。侍君，你可知我为何要为你取名侍君？」

我再去到西凉公主房中，想要劝她认真考虑一下元复，他身高容貌家世财力皆是上等，可以说整个大元条件最好的男人了，入股不亏啊。

公主却跷着腿，笑笑地睨着我，「小侍君，你说本宫如何才能安心与杀了本宫父兄的仇人共寝一榻生儿育女呢？」

我觉得她说得很有道理，于是我走了。

看来凌王已经成功拉她入伙了。

虽然和司命写的剧情有了极大出入，可我也不能按着她的头让她跟元复谈恋爱啊。

公主有她自己的想法。

凌王给我下了最后通牒，没办法，我只能在端给元复的茶中下了猛药，他喝之前，沉默地凝视了我三秒。

我惊出一身冷汗，差点以为他发现了。

幸好他最终还是照常喝了下去。

我一直在等他发作，其间他拿了一支玉簪给我，我苦口婆心，「皇上，奴才是货真价实的男子。」

他冷睨了我一眼，将簪子放在桌上，走了。

我觉得他生气了。

因为我说我是男人。

男人怎么了？男人多好啊。

可能是被打消了最后一点残念，元复命我换回太监的衣服，之后就不怎么搭理我了，见了我也不说话，视我如无物。

夜里我只能老老实实去门口站班，冻得鼻涕眼泪一抹糊。

然而白日元复见了我也只是蹙了蹙眉，将我调去了远一点的地方不要碍他的眼。

好现实的男人。

苦等三日，元复终于毒发了。

我怀疑他有了耐药性。

御医很快查到了病因，我被揪了出来。元复坐在床上，唇色雪白，面色亦是呈现出病态的青灰，视线落在我身上，涩然的，辨不出情绪。

「是你吗？」他问。

当然是我。

我点点头。

他眼神却清明得很，并无意外，分明早已知晓一切。

只是多少有些失望。

「押下去吧。」他道。

侍卫将我钳制住，粗鲁地拽起，我听见他低低地补充了一句，「好生看管。」

九、

我被关在监牢中睡了几日，听两个狱卒议论说，皇上病重，然而膝下无子，他的几个弟弟皆不大中用，唯剩凌王庸中佼佼，应是会传位给凌王。

而凌王送了信给我，说我弟弟已经安然无恙，大概是劝我安心去死的意思。

又过了一阵，司命告诉我，元复立下传位诏书，死后将由四王爷之子元胥继承大统。

这是在逼凌王动手。

凌王果真按捺不住，今夜子时便会领着一队死士潜入皇宫，里外勾结刺杀元复，篡改遗诏。

他的帮手，正是西凉公主。

我让司命帮我逃出监牢，直奔皇宫而去。

我到的时候，这场逼宫大戏已进入尾声，大殿之上躺尸无数，元复坐在高高的主位上，静默地望着持剑逼近的凌王和公主。

他面色如常，哪里还有半分病重的影子。

凌王此刻应当看出了些端倪，眼中闪过疑虑。

我下在元复茶中的，不过是使他气色削减，瞧上去呈病颓之势的微毒罢了，休养一阵便可自行恢复。而凌王交代我让皇上每日饮下的一杯毒酒，我都自己喝了。

我与弟弟幸得凌王搭救才成活如今，救命之恩不可不报，他教会我识文断字，通晓事理，如师如父。可陛下亦待我极好，两厢冲撞，无破解之法，只能以自己的性命相抵。

所幸我总归是要死的，早死晚死都得死，怎么死不重要。

就是毒发时颇为煎熬，时不时就要吐一吐血，只能偷偷用帕子裹住，弄得我都没有胃口吃饭了。

银白的月光铺洒在殿前，大殿内静谧无声，夜风浮动，掀起一股无形肃杀之气，元复的声音徐徐响起，「公主是为父兄而来，可你以为你的仇人，当真只有朕吗？」

西凉公主神情一怔，脚下因而滞了一滞。

凌王目色微寒，暗藏于袖下的短刀掷出，直朝元复心口而去。

最终「哧」的一声，插在了我的胸口上。

司命浮在上方，一脸恨其不争地指着我，「你竟不惜突破禁止，动用仙法……」

元复目眦欲裂，「你来做什么，我不是让他们……」

凌王亦是瞪大眼睛，僵立在了一旁。

我「哇」地吐出一口血，阻止了他继续说下去。

房梁上跳下几个黑影，齐刷刷挡在我与元复身前，紧接着大批将士乌压压地涌入殿内，将凌王和他的死士围困起来。

元复的一双眼睛红透，发颤的手将我拥入怀中，「传太医！」

看到他眼尾那一点濡湿，我叹了口气。

君王之泪，岂能为太监而流。

「奴才愿为圣上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……」我冲他笑笑，努力伸出手，想要抚平他眉间的皱纹，「圣上要知晓世间真情尚在，不要对旁人失望，更不要让自己失望……」

这样，才能早些重回神位啊。

哦。

我想起什么，「对了，奴才的弟弟还在凌王手中。希望奴才死后，您能将他救出来，将奴才这些年积攒下的财物转交给他，让他在京中置处宅子过安生日子……千万……」

我口中不断涌出血，说话愈发艰难，「千万别让他当太监……」

元复脸上哀痛愈浓。

我叹了口气，嘴角不禁浮现出了微笑。

我终于要死啦。

十、

本以为神君历劫定然难以成功，叫我白白辛苦一番，是以垂头丧气了许多。未承想一段时日后，司命前来告诉我，神君归位了，此番在人间走了一遭，获益良多。

他回到天上，头一个指名要见的，便是我。

我听完，立马就找了个由头溜了。

先前在蜘蛛洞结下的梁子还没解开，若他还对我怀恨在心，要杀我解气怎么办。

司命没有违诺，此事一了，当即去天帝面前为我美言，说我在人世历经两次生死，以己性命渡得元复通了情窍，将一场劫难消弭于无形，舍身忘我，劳苦功高。天帝闻之有理，大手一挥替我修补了仙根。

苦尽甘来的我去娘亲坟头烧纸，告诉她我终于成了一个体面风光的上仙。

一阵大风刮来，我仿佛看见娘亲欣慰的笑脸。

常言道，躲得过一时，躲不过两时。

去司命家中喝酒的时候，我一个不慎，和元复打了个照面。

我装作进错门，扭头就走。

未料想他竟追了上来，还十分不知避嫌地攥住了我的手，我使劲拽都拽不回来。

「你在躲本君？」他低沉着嗓音道。

我心中苦闷得很，哪怕我已经成了上仙，人家动一动手指我照样得灰飞烟灭。

是以我只能装傻，笑呵呵地转过脸道：「恭喜神君历劫归来，小仙如今已不在陆压道君门下，是以神君归位之时，才未能及时前去道贺。」

元复蹙了蹙眉，拿那双黑曜石般通透好看的眸子沉沉望着我，不自觉绷紧了下颌骨，似乎听了我的话心情不是很好。

「此次我下凡历劫，命势出了差错，幸而得你相助，才未以失败告终。」他顿了顿，又缓缓道，「往日之事.....暂且不提。你可以回山，继续同我一起在师父座下修行。」

没想到元复这么大度。

他态度颇为诚恳，我心下一宽，默默盘算了一下，我本是为了接近他才拜在陆压道君门下，如今我已做了上仙，已不大需要他身上的玄清之气了，有何理由再继续赖在那里呢？

何况陆压道君所修的道法过于霸道，与我相冲，不过是念及我娘当年对他的一药之恩才勉强收下的我。

于是我回绝了元复的好意，「不必了，我觉得做个逍遥仙人就很好。」

他蹙眉，喉头动了动，似乎想说些什么。

良久，他才在我的强烈暗示下放开我的手。

我还是怀疑他想打我，只是在司命家门口不好意思。

从司命家中出来，我偶遇了上神泽歆，我也是后来才知，原来下界的凌王便是他。

我还记得此人倨傲得很，除了天帝谁都不放在眼里，与元复更是死对头，事事与他针锋相对，明里暗里斗了万把年都分不出

高下，就连一同在凡间历个劫也是命中宿敌的身份。

过去我身为元复的小跟班，连带着被他嘲讽了数回。

我原打算默默离开，没想到他竟停下步子主动与我打招呼，
「小芦荟精？」

精什么精，没看到我身上这饱满的仙灵之气吗。

我清咳一声，道明了自己不俗的身份。

他唇角笑意愈深，「本君回到天界后，对你可是挂念得很。」

「挂念？」我疑惑地问完，旋即意识到他在下界夺位失败，我可能要负七分责任，他本就不愿在元复面前落下风，所以他说这句话的意思是.....

我讪讪苦笑，「人间之事，上神切莫放在心上。」

他嗯了一声，指尖挑起我的鬓发，「既已不在陆压道君门下，你此去何处呢？」

我当然是回生养之地让那些曾经欺负我的小妖小怪们看看，我如今的身份有多么让他们高攀不起！

泽歆噙笑目睹我在合涧山耍了一番威风，逼着那些小妖精把过去抢劫我的财物法宝通通还了回来，还一脚踹裂了据说无人可破、其实日久老化的山主留下的守洞结界，引得那些小妖目露崇拜，一口一个上仙无上威能的，给我倒酒捶肩扇扇子。

怕山主回来找我麻烦，我装完逼急急忙忙领着泽歆溜之大吉了。

路上看见一个缺了半只耳朵的兔子精在哭，哭得眼睛通红通红的，我刹住脚绕了回来，把他们上缴来的东西统统倒进她怀里，让她以后遇着欺负她的妖怪就报我的名号。

芦！荟！上！仙！

飞到一半，踹结界的那只脚疼飞不动了，还是泽歆将我带回的天界。

他降落的地方，却是在他自家寝殿后的一处温泉边。

水雾蒸腾，我拍拍他的肩头示意他把我松开，我好施个法回自己家，还没等手诀掐完就被他捉住了手。

他目色蒙眬地望了我一会儿，竟然低头吻了上来。

我浑身一颤，推了推他肩膀，无济于事，反倒让他在我舌尖轻咬了一下。

和元复不一样，这家伙是真的有龙阳之癖啊，怪不得在皇宫里就摸我屁股。

那他也找错人啊！！

我一口咬住他的下唇，他吃痛地「嘶」了声，反倒掐着我的腰将我搂得更紧了，唇舌相抵，僵持了好片刻才闷笑着将我松开。

「你还要将自己的女儿身份隐藏到何时？」他略带喘息道。

我瞪大眼睛。

「若是天界知晓你刻意欺瞒，可知会有什么后果？」他一双桃花眼含笑将我望着，「不若嫁与本君，届时你的罪责会由本君替你解释。而且当上神夫人，莫不比做个寻常仙人威风吗？」

我被他说服了。

尤其是最后那句，深深打动了我的。

「好。」

泽歆眸中泛起愉悦的笑，亮亮的，连眼尾都微微弯了下来，他撑住我的腰身，在我唇上轻柔地贴了贴。

我记起那夜的元复，在我经受不住顶弄哀求着唤他的名字时，也曾露出这般的表情。

莫名的，我心口一悸，体内勾起一阵潮热，身子也随之发生了变化。

泽歆趁机喂了我一颗药。

他将我拉开些许，仔仔细细分毫不漏地将我浑身上下瞧了一遍。

「这是阴阳转还丹的还阴丹，既然变了回来，以后就不要再做什么男子了。」

十一、

成亲那日，泽歆宴请了四海八荒，我过去的师兄弟们也来了，俱十分惊异我竟然是个女子。

「连师父都骗过去了，小五可以啊！」他们大笑着，熟稔地想要推搡我，可随即意识到什么，又讪讪地放下手，一脸古怪地打量我道：「瞧着你如今这副娇滴滴的模样，我们都不习惯了。」

我拍拍大师兄的肩，预备拿酒敬他们，却被泽歆劈手夺过了酒杯。

他横身插进我与大师兄中间，笑吟吟地望着我道：「新娘子今夜可不能醉着进洞房。」

他仰头，将酒一饮而尽。

我身着繁复艳丽的嫁裳，当着九重天一众仙卿的面，缓缓走向仙台上长身玉立的泽歆，欲要将手交到他伸出的手中。

「等等。」

一个冷质的声音在空渺偌大的琉清殿中响起。

是元复。

他自背后握住我的腕，微微往后一带，我退后几步，动弹不得。

我转头问他，「你做什么？」

他低头看着我，掷地有声地吐出两个字，「抢亲。」

我第一反应是他要抢谁的亲？泽歆？这么刺激吗？

他深深瞧我一眼，抬眸望向我身后，淡漠道：「我知你事事皆要与我相争，旁的我都不在意，可小五，你不能碰。」

泽歆沉默半晌，唇角挑起一抹轻慢的笑，「你又怎知我不是真心？」

元复的视线转向我，「你当真想嫁给他吗？」

他问这话时，眼底掩着些什么，语气略有几分艰涩。

我垂头看见他手中的，是一根普普通通的翡翠玉簪。

在凡间时，他也曾想把这个交给我，那时我告诉他，我是个货真价实的男子。

此刻我望着那玉簪，倏尔记起，这是我还是他贴身宫女的时候，他十四岁诞辰那日赠给我的。

我忽然生出些迷茫。

司命星君出来打圆场，「泽歆上神身为龙族，族中历来便有个规矩，成婚当日需得以测心石相验，若彼此之间皆为真心，方可成就大好姻缘。既神君与仙子有了疑问，不若就将测心石请出来吧。」

「是啊，就将测心石请出来吧。」

一众仙卿皆在台下附和。

龙族长老捧着测心石走到我二人中央，我与泽歆相对而立，割破指尖将血滴在上面。

泽歆紧紧盯着石头。

元复的指骨捏得泛白，周身气压低得可怕。

许是瞧出了我贪慕虚荣的本性，此番成婚为的不过是一个上神夫人的头衔，随着鲜血沁入石面，测心石一动不动，还是一块灰扑扑的石头。

司命叹了口气，「看来上神与仙子并非彼此命定之人。」

元复眼中这才有了神采，他牢牢握住我的手，唇边的笑容藏也藏不住，欲带我离开。

泽歆攥着我的袖子不放，复杂沉暗的目光凝结在我脸上，半晌才磨了磨牙，握紧拳头将我的袖子甩开。

我心想，他大抵是不甘心输给元复吧。

十二、

有一说一，知道我是女子后，元复温和了很多，飞身前往下界时不再强迫我给他背剑了，甚至在我故作地说风太大吹得脸疼的时候，侧身替我挡住风，将我的头按进了他怀里。

我幸福得想流泪。

早知如此，我早就告诉他我是女儿身了。

也不会辛辛苦苦、任劳任怨地做了几百年小弟。

元复竟然将我带去了蜘蛛仙子的洞穴。

我磨磨蹭蹭不敢进去，他带我来这么不堪回首的地方做什么？

元复问我：「还记得在那榻上发生过什么吗？」

我不上当，立马装傻充愣地摇摇头。

眼前一花，未料想元复直接动用仙法，将我二人挪到了洞穴内的床榻上，且我还跨坐在他腿上，两个人面面相觑。

嗯，这个姿势.....

就在我心猿意马、想入非非之际，元复扣着我的腰，眸光幽深，「为何没有早些告诉我？你可知.....那日之后我.....」

「嗯？」我愣了一下，意识到他在问什么，用手比画着那日他追杀我、我逃命不及的情形，「我是想说来着，但是我一停你就.....」

元复抿唇，「是我错怪你了。」

「没关系。」我宽宏地拍拍他的肩膀，宽慰道，「做不成师弟，还可以做师妹嘛。」

他一顿，掀眸望了我半晌，「是吗。」

然后我就被亲了。

他他他.....

元复不仅亲了，还亲得十分认真，毫不嫌弃。他的吻挟着一股风雨欲来之势，大掌按在我的后腰上，几乎将我揉进他怀里，恍惚间，我有种会被他吃掉的错觉。

在我窒息之前，他缓缓松开了我，我竟从那双禁欲清冷的眼眸里看出了几分欲求不满的味道。

他拆下我沉重的凤冠，将那支玉簪插进我发间，低低道：「你什么都不在意，只当作在人间演了场戏，可你知晓那宫女死后，我每日都是怎么过的.....」

他面上携着淡淡的悲戚，叫我莫名胸闷。

我不知他会这般难过，我想着他日在天界总会相见的，何况只是区区一个宫女，便是难过又能难过到几时呢。

可是那时的他，并不知啊.....

我心里难受得很，禁不住低头在他唇上轻轻啄了一下。

元复一僵，喉头滚了滚。

我有些害羞，想要从他身上下来。

元复拦住我，视线自我丰腴的上身一扫而过。

「真的是女子吗？」他的指尖勾住我的腰带，轻轻一扯，衣裳便散开了，「我要检查一下。」

我有些吃惊，「你不是断袖吗.....」

「我是不是断袖，你最清楚不过。」

想起那颠鸾倒凤的一夜，我老脸一红。

「那你还喜欢小太监，喜欢他喜欢到虚设后宫，早早禅位.....」

他脸色青了青，「还不是你惹的祸。」

唉，我到底是从上神挚友成了上神夫人。

(完)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